



# 苏童

SUTONGZUOPINJI

作品

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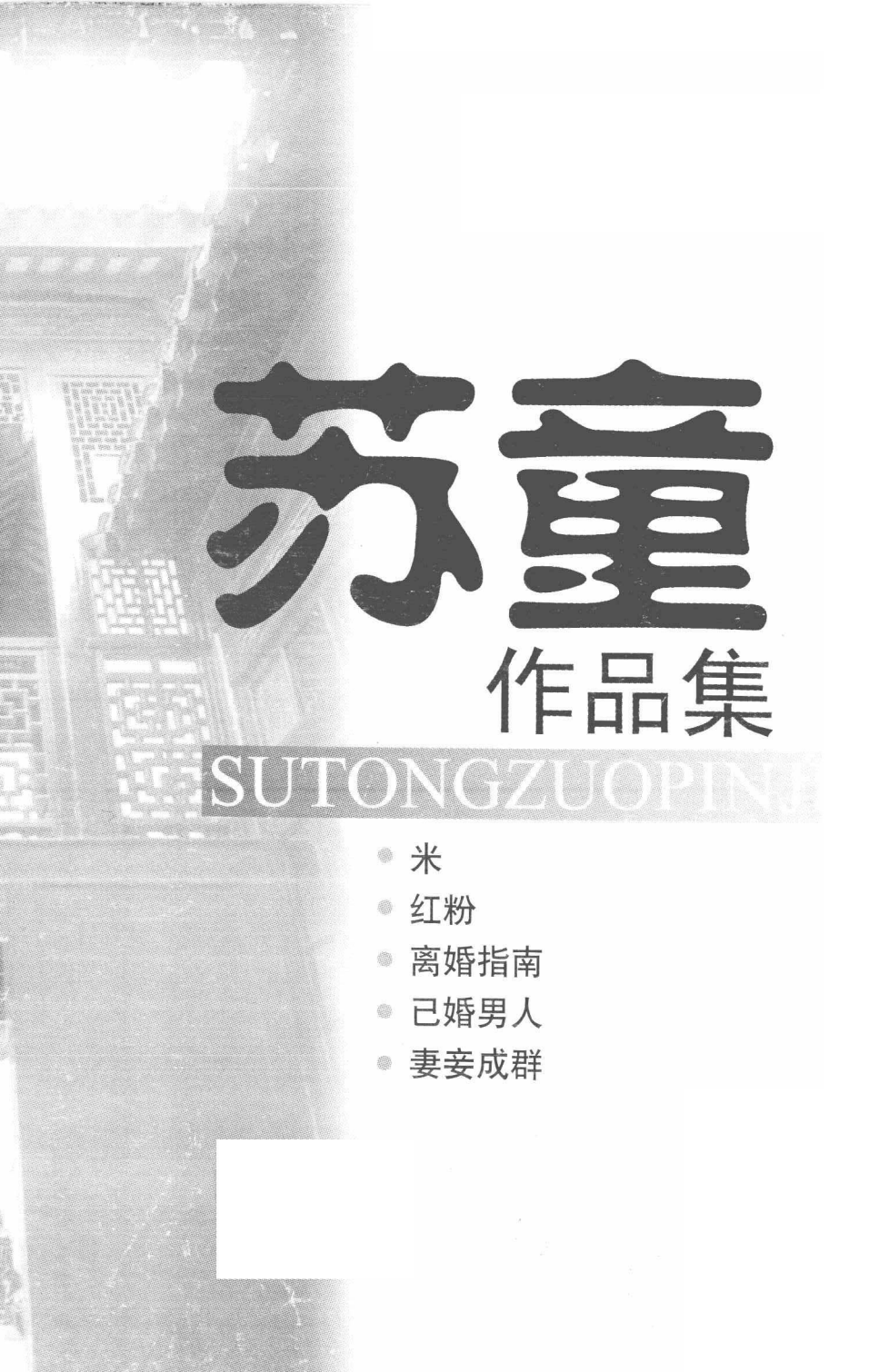
米

红粉

离婚指南

已婚男人

妻妾成群



# 苏童

## 作品集

SUTONGZUOPINJI

- 米
- 红粉
- 离婚指南
- 已婚男人
- 妻妾成群

社 长:马森彪  
总 编 辑:  
责任编辑:赵雪芹 赵晓阳

**苏童作品集**

苏童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太原市南郊昌宏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 字数:38 万

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 5000 册

\*

ISBN 7—5378—1650—6

I·1610 定价:20.00 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---|
| 米 .....    | 1   | ✓ |
| 红粉 .....   | 193 | ✓ |
| 妻妾成群 ..... | 235 | ✓ |
| 离婚指南 ..... | 284 |   |
| 已婚男人 ..... | 328 |   |
| 祭奠红马 ..... | 355 |   |
| 井中男孩 ..... | 366 |   |

# 米

## 第一章

傍晚时分，从北方驶来的运煤火车摇摇晃晃地停靠在老货站。五龙在佯睡中感到了火车的颤动和反坐力，哐当一声巨响，身下的煤块也随之发出坍塌的声音。五龙从煤堆上爬起来，货站月台上的白炽灯刺得他睁不开眼睛，有许多人在铁道周围跑来跑去的，蒸汽和暮色融合在一起，货站的景色显得影影绰绰，有的静止，有的却在飘动。

现在该跳下去了。五龙抓过了他的被包卷，拍了拍上面的煤粉和灰尘，小心地把它仍到路基上，然后他弯下腰从车上跳了下去。五龙觉得他的身体像一捆干草般的轻盈无力，他的双脚就这样茫然地落在异乡异地，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风从旷野上吹来，夹杂着油烟味的晚风已经变得很冷，五龙打着寒噤拾起他的被包卷，他最后看了看身边的铁路：它在暮色中无穷无尽地向前延伸，在很远的地方信号灯变幻着红光与蓝光，五龙听见老货站的天棚和轨道一齐咯噔咯噔地响起来，又有一辆火车驶来了，它的方向是由南至北。五龙站着想了想火车和铁道的事，虽然他已经在运煤货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，但对于这些事物他仍然

感到陌生和冷漠。

五龙穿过月台上杂乱的货包和人群，朝外面房子密集的街区走。多日积聚的饥饿感现在到达了极顶，他觉得腹中空得要流出血来，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五龙一边走着一边将手伸到被包卷里掏着，手指触到一些颗粒状的坚硬的东西，他把它们一颗颗掏出来塞进嘴里嚼咽着，发出很脆的声音。

那是一把米。是五龙的家乡枫杨树出产的糙米。五龙嚼着最后的一把生米，慢慢地进入城市的北端。

才下过雨，麻石路面的罅缝里积聚着碎银般的雨水。稀疏的路灯突然一齐亮了，昏黄的灯光剪出某些房屋和树木的轮廓。城市的北端是贫穷而肮脏的地方，空气中莫名地混有粪便和腐肉的臭味，除了从纺织厂传来的沉闷的机器声，街上人迹稀少，一片死寂。五龙走到一个岔路口站住了，他看见路灯下侧卧着一个男人。那个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，头枕着麻袋包睡着了。五龙朝他走过去，他想也许这是个歇脚的好地方，他快疲乏得走不动了。五龙倚着墙坐下来，那个男人仍然睡着，他的脸在路灯下发出一种淡蓝色的光。

喂，快醒醒吧。五龙对男人说，这么睡会着凉的。

睡着的男人一动不动，五龙想他大概太累了，所有离乡远行的人都像一条狗走到哪里睡到哪里，他们的表情也都像一条狗，倦怠、嗜睡或者凶相毕露。五龙转过脸去看墙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画，肥皂、卷烟、仁丹和大力丸的广告上都画有一个嘴唇血红搔首弄姿的女人。挤在女人中间的还有各种告示和专治花柳病的私人门诊地址。五龙不由得笑了笑，这就是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城市，所以人们像苍蝇一样汇集到这里，下蛆筑巢，没有谁赞美城市但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徙而来。天空已经很黑了，五龙从低垂的夜色中辨认出那种传奇化的烟雾，即使在夜里烟雾也在不断蒸腾，这印证了五龙从前对城市的想象，从前有人从城市回到枫杨

树乡村，他们告诉五龙，城市就是一只巨大的烟囱。

五龙离开街角的时候看了看路灯下的男人，男人以不变的姿势侧卧在那里，他的蓬乱的头发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粒。五龙走过去推了推他的肩膀，别睡了，该上路啦。那个男人的身体像石头一样冰冷僵硬，一动不动，五龙将手伸到他的鼻孔下面，已经没有鼻息了。死人——五龙惊叫一声，拔腿就跑，五龙没想到那是个死人。后来五龙一直在陌生的街道上奔跑，死者发蓝的脸跟随着像一只马蜂在他后面飞翔，五龙惊魂未定，甚至不敢回头张望一下。许多黑漆漆的店铺、工厂和瓦砾堆闪了过去，麻石路面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和浩浩荡荡的江水。五龙看见了林立的船桅和桅灯，黑压压的船人泊在江岸码头上，有人坐在货包上抽烟，大声地说话，一股辛辣的酒气在码头上弥漫着。这时候五龙停止了奔跑，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，一边冷静地打量着夜晚的码头和那些夜不归宿的人。直到现在，五龙仍然惊魂未定，他需要喘一口气再决定行走的方向。

他们看见一个背被包卷的人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，他的脸色惨白，脖子和鼻梁上沾着煤灰的印迹。这些人围坐在一起，就着花生米和卤猪头肉喝酒，所有人都已酒意醺脸，他们站起来，看着五龙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。

你跑什么？阿保上前堵住了五龙，他一把揪住五龙的衣领说，你是小偷吗？

死人。五龙张大嘴喘着粗气，一个死人！

是死人在追你？阿保笑起来，他对同伴们说，你们听见了吗？这家伙连死人的东西也要偷。

我没偷。我不是小偷。五龙这时才发现码头上的这群男人。地上货包上堆放着酒瓶和油腻腻的猪头肉。他下意识地朝那里挪过去。月光和江中的船灯照耀着那些男人紫红的脸，他们无声地观望着五龙。五龙的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，他的手微颤着伸向货

包上的食物，我饿坏了。五龙用目光试探地询问那些男人。他们的脸上浮出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我三天没吃东西了，我真的饿坏了。五龙呢喃着抓起一块卤猪肉，紧接着他就发出了凄楚的尖叫，他们突然而准确地踩住了五龙的手和手里的肉。

叫我一声爹。阿保的脚在五龙的手上碾了一下，他说，叫我一声爹，这些东西就给你吃了。

大哥你行行好吧。五龙抬头望着阿保的脸和他光秃秃的头顶，我真的饿坏了，你们行行好吧。

叫我一声爹就给你吃。阿保说，你是听不懂还是不会叫爹？叫吧，叫了就给你吃。

五龙木然地瞪着阿保，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，爹。

阿保狂笑起来，他的脚仍然踩住五龙的手不放，他指着旁边那些壮汉说，还有他们，每人都得叫一声爹，要不然他们不答应。

五龙扫视着那群人的脸，他们已经喝得东摇西晃，有一个靠在货包上不停地说着下流话。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模糊的红光。这种红光令人恐惧。五龙哀伤地低下头，看着阿保的脚，阿保穿着一双黑布鞋，鞋尖处顶出两颗苍白的脚趾，它们像石头一样牢牢地踩住了他的手背。

爹。五龙的声音在深夜的码头上显得空旷无力。他看见那群人咧着嘴笑，充满某种茫然的快乐。五龙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影子半蹲半伏在地上，很像一条狗。谁是我的爹？五龙对这个称谓非常陌生。他是一名孤儿，在枫杨树乡村他有无数的叔伯兄弟和远房亲戚，但是没有爹娘，乡亲们告诉他他们死于二十年前的大饥荒中。亲戚们前来抬尸的时候，五龙独自睡在干草堆上舔着一只银项圈。乡亲们说，五龙，你那会儿就像一条狗。没爹的孩子都像狗。然后阿保的脚终于从五龙的手上松开了。五龙抓起卤猪肉急着朝嘴里塞。味觉已经丧失，他没有品出肉的味道，只是感



觉到真正的食物正在进入他的身体，这使他的精神稍微地振作起来。阿保端着一碗酒走过来，他用手掌拍拍五龙的颞部，你给我喝了这碗酒，懂吗？你一口气喝光它。

不。我不想喝。五龙的脸被阿保的手卡得变了形，他费劲地嚼咽着说，我不会喝酒，我只要吃肉。

光吃肉不喝酒？你是男人吗？阿保将酒碗塞进五龙的双唇之间，给我喝，不喝就把肉从你嘴里掏出来。

五龙的头部本能地向后仰去，他听见阿保骂了一声，旁边的几条壮汉冲过来把他擒住了。有人用手钳住五龙的双颞，他的嘴自然地张大着，像一个无底的黑洞。他们朝这个黑洞接连灌了五碗烧酒。五龙蹬踢着，咳嗽着，他觉得那五碗白酒已经在体内烧起来了，他快被烧死了。五龙朦朦胧胧听见他们狂笑的声音。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醉酒的感觉突如其来，头脑一片空白，五龙疲惫的身体再次像干草一样飘浮起来，夜空中的星星、江中的桅灯和那些人酡红的眼睛在很远的地方闪烁。

他们把五龙扔在地上，看着五龙翻了个身，以一种痛苦的姿势侧卧着。月光照着五龙蜡黄的脸和嘴角上残留的肉沫，他的嘴唇仍然歛动着，吐出一些含糊的声音。

他在说什么？有人问。

他说饿。阿保踢了踢五龙的腿说，这家伙大概饿疯了。

这时候江上传来一艘夜船的汽笛声，他们闻声集队向水边而去，把五龙扔在地上。那些粗壮矫健的身影从五龙身上跨过去，消失在高高低低的货包后面。五龙烂醉如泥，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。直到后来，他屡次遭遇码头会的兄弟，这些人杀人越货，无所不干，五龙想到他初入此地就闯进码头会的虎穴，心里总是不寒而栗。

黎明时分五龙梦见了枫杨树乡村，茫茫的大水淹没了五百里

稻田和村庄，水流从各方涌来，摧毁每一所灰泥房舍和树木。金黄的结穗的稻子铺满了水面，随波逐流，还有死猪死狗混杂在木料枯枝中散发着隐隐的腥臭。许多人从水中跋涉而过，他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哭声像雨点密布在空中，或者就像雹子一样坚硬地打在他的头顶上。五龙还看见了自己，在逃亡的人流中他显得有点特别，他的表情非常淡漠甚至有点轻松，五龙看见自己手里拖着一条树棍，沿途击打酸枣树上残存的几颗干瘪发黄的酸枣。

江边码头已经开始忙碌了。五龙被四面嘈杂的声音惊醒，他看见另外一些陌生人，他们背驮大货包，从他身边匆匆经过，有许多船停靠在码头。有许多人站在船上，站在码头的货堆上，叫喊着什么。五龙慢慢地坐起来，想了想昨天夜里发生的事，他的头脑中仍然一片空白，只是嘴里还喷出酒肉混杂后的气味。夜来的事很像一场梦。

五龙在码头上转悠了一会儿，没有谁注意他，夜里遇见的那些人在白天无影无踪了。他看见几辆大板车停在一艘铁船的旁边，船舱里装满了雪白的新米。有几个汉子正从船上卸米。五龙站着无声地看着他们，新米特有的清香使他惘然若失。

这是哪里的米？五龙问装车的汉子，多好的米啊！

不知道，管它是哪里的米呢？汉子没有朝五龙多看一眼，把他最后一箩筐米倒进板车，拍了拍手说，今年到处闹灾荒，这些米来得不容易。

是不容易。五龙从车上抓了一把米摸着，他说，我家乡的五百亩稻子全让水淹了，就像这样的米，全淹光了。

到处都一样，不是水灾就是旱灾。

眼看着就要开镰收割了，突然来了大水，一下就全完了，一年的血汗就这样扔在水里了，连一升米也没收下。五龙说着，嘴角上露出一丝自嘲的微笑。

四辆大板车装满了米，排成一队朝码头外面走。五龙紧跟在

板车的后面，他恍惚之中就跟着装米的板车走了。他们穿过肮脏拥挤的街道，在人群、水果摊、黄包车和店铺的缝隙间钻来钻去。一路上五龙又一次难挡腹中的饥饿，他习惯性地把手里的米塞进嘴里嚼咽起来，五龙觉得嚼咽生米和吃饭喝粥其实是一样的，它们的目的一都是抵抗饥饿。

在瓦匠街的街口，五龙看见密集的破烂的房屋堆里耸立着一座古旧的砖塔。砖塔高出地面大约五丈的样子，微微发蓝，有鸟群在塔上飞来飞去，风铃清脆的响声传入五龙的耳中。他仰头朝砖塔张望着，那是什么？五龙问。没人回答他，这时装米的大板车已经停留在瓦匠街，他们已经来到了大鸿记米店的门口，拉车的汉子们吆喝着排队买米的人：闪开，闪开，米来啦！卸米啦！

织云坐在柜台上嗑葵花籽，织云斜眼瞟着米店的门外，织云穿着一件翠绿色的旗袍，高跟皮鞋拖在脚上，踢哒踢哒敲打柜台，那种声音听来有点烦躁。在不远的米仓前，绮云帮着店员在过秤卖米，绮云的一条长辫子在肩后轻盈地甩来甩去。织云和绮云是瓦匠街著名的米店姐妹。

搬运工肩扛米袋依次进了门，他们穿过忙乱的店堂和夹弄来到后院。冯老板已经守在那里，嘴里点着数，一只手顺势在每一只米袋上捏一捏。运来的都是刚轧的新米，米袋撞击后扬起的粉尘弥漫在后院。后院环列着古老的青砖黑瓦房屋，东西侧屋是贮存粮食的仓房，朝南的三间是冯老板和两个女儿的居室，门洞很大，门檐上挂着一块黑底烫金的牌匾，有四个字，一般人只认识其中一个米字。搬运工知道米店之家在瓦匠街占据一角，世代相袭，也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，但是没人去留意匾上另外三个字。

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着一些红红绿绿的衣裳，是洗了不久的，滴滴嗒嗒淌着水，人就在那下面出出进进。不言而喻，那是

米店姐妹俩的东西。散发着淡淡的肥皂味的衣裳，被阳光均匀地照着，让人联想以女孩的身体。织云和绮云，一个十九岁，一个十七岁，都是和衣裳一样红绿妩媚的年纪。

织云看见五龙坐在板车上，双手划拉着车上残留的米粒。他把它们推拢起来，又轻轻弄散，这个动作机械地重复了多次。五车大米很快卸光了。搬运工们从冯老板那里领了工钱，推上车散去。五龙仍然站在米店门外，脚下横着一堆破破烂烂的行李。他朝里面张望着，神色有点奇怪，那张脸憔悴而不失英俊，枯裂的嘴唇好像受了惊似地张开着。织云跳下柜台，她走到门口将手里的瓜子壳扔掉，身子往门上一靠，饶有兴趣地打量起五龙来。

你怎么不走？你没领到工钱？

五龙朝后退了一步，茫然地看着织云，他说，不。

你不是搬米的？织云朝地上那堆破行李扫了一眼，那么你是逃荒要饭的？我说得没错，我看人一看一个准。

不。五龙摇摇头，他的视线越过女孩的肩头落在米店内部——卖米的伙计和买米的人做着简单的交易，他说，这家是米店吗？

是米店。你在看什么？织云捂着嘴噗哧一笑，诡谲地说，你是看我还是看我妹妹？

不。我看米。米店果然有这么多的米。

米有什么可看的？织云有点扫兴地说，她发现这个男人的脸色在阳光下泛着一种石头般的色泽，你的脸怎么像死人一样难看？你要有病可别站在这儿，我最怕染上天花霍乱什么的，那我这辈子就完了。

我没病。我只是饿坏了。五龙漠然地看着她说，给我一碗冷饭好吗？我三天没吃饭了。

我给你端去，反正也要倒给猫吃的。织云懒懒地从门框上欠起身子，她说，世界上数我心眼最好，你知道吗？

织云到后面厨房端了碗冷饭出来，看见五龙已经走进店堂正和两个伙计撕扯着，绮云拉着他的衣角往外拖，嘴里叫喊着，他有虱子，他身上肯定有虱子！五龙的脸因窘迫有点发红，精瘦的身体被三个人推得东摇西晃的朝外面挪，他突然扭过脸，用愤怒得变了调的声音骂了一句粗话，织云没听清楚，她看见绮云抓过一把扫帚砸过去，你还骂人？你这要饭花子敢骂人？

织云看见他颓然坐在门外台阶上，后背在急促地颤动。可怜的男人。织云自言自语地说，她犹豫了一番，还是走过去把饭碗递给他。织云笑着说，怎么闹起来了？你快吃，吃了就走，你不知道米店最忌讳要饭的进门？五龙抬起头看看那碗饭，沉默一会，猛地扬手把饭碗打翻了。他说，我操你们一家，让你们看看，我是不是要饭花子？织云看着一碗饭白花花的打翻在地上，怔在门口，半天醒过神来，咯咯笑起来说，哐，看不出来你还有骨气，像个男人。不吃就不吃吧，关我什么事？店堂里的人都扭头朝这边望，绮云拿了个什么东西敲柜台：织云，你给我过来，别在那儿人来疯了。织云就往店堂里走，边走边说，什么呀？我不过是看他饿得可怜，谁想他跟我赌气，这年头都是狗咬吕洞宾，好人也难做。

排队买米的人表情呆滞，一言不发地看着米店内的小插曲。他们把量米袋子甩在肩上或夹在腋下，等待过秤，他们更关心米的价格和成色。这一年到处听到灾荒的消息，人们怀着焦虑和忧郁的心情把粮食大袋背回家。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南方的居民把米店当成天堂。而在瓦匠街上，大鸿记米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红火景象。

买米的人多。织云帮着在柜台上收了一会儿钱。织云对这类事缺乏耐心和兴趣，她不时地扭过脸朝街上看，瓦匠街街景总是黯淡乏味，那个男人没有走远，他在织云的视线里游移不定，成为唯一可看的风景。他在瓦匠街一带转来转去，像一只被追杀的

家禽，既可怜又令人嫌厌。织云怀着某种混乱的情意注视着他：一张疲惫而年轻的脸，一双冷冷的发亮的眼睛，它们给织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下午一辆带花布篷的黄包车停在米店门口。织云款款地出来了，上了车，她的脸上扑过粉霜，眉毛修得细如黑线，嘴唇涂得猩红，所经之处留下浓烈的脂粉香气。

去哪里？车夫问，大小姐今天去哪里玩呀？

老地方。织云拍拍腿说，快骑呀，要是误了时间我不付车钱。

瓦匠街两侧的店铺里有人探出脑袋看，他们猜测织云又是去赴六爷的宴会，这在她是常事。风传织云做六爷的姘头已经几年，店员们常常看见织云出门，却看不见织云回来。织云回来很晚，也许根本就不回来。

到了吕公馆才知道宴会是要招待两个北京商人的。去的人很多，多半是织云不认识的。织云看见六爷和几个男女从花园里进来，坐到靠里的主桌上。织云就朝那边挤，让一让，让我过去，织云不时地推开那些在厅里挤来挤去的客人，没走几步上来了一个男仆，他拦着织云轻声说，老爷吩咐，今天不要女客陪坐。织云愣了一下，等到明白过来她白了男仆一眼，说，谁稀罕陪他？我还不愿意坐他边上呢。

这天织云喝了好多红酒，喝醉了伏在饭桌上，吵着要回家。旁边的几个女客摸不透她的来历，咬着耳朵窃窃私语。有人说，我认识她，是米店的女孩。织云用筷子敲着醋碟说，你们少嚼舌头，米店怎么啦？没有米店你们吃什么？吃屎？吃西北风？满桌人都为织云无遮无拦的话语吃惊，面面相觑的。织云又站起来，仇恨地环顾了一圈说，这顿饭吃得真没劲，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呢。

织云走到大门口，看见阿保和码头兄弟会的一帮人站在那里敲纸牌，织云扯了扯阿保的衣领说，阿保，你送我回家。阿保说，怎么，今天不留下过夜了？织云捶了他一拳，骂，我撕烂你的狗嘴，谁跟谁过夜呀？快叫车送老娘回家，我今天不开心，就想回家，回家睡觉去。

瓦匠街上已经是漆黑阒寂的一片了，织云跳下黄包车，对阿保说，回去告诉六爷，我再不理他了。阿保笑着说，那怎么行？你不怕六爷我还怕呢，我可不传这话。织云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谁让他晾了我一晚上？我还没受过这种气。

米店门口有人露宿，那人蜷在被子里，只露出一团乱蓬蓬的头发。织云朝被子上踢了踢，露宿者翻了个身，织云看见他的眼睛睁开来，朝夜空望望又睡着了。她认出来又是那人。他又来了。织云想他怎么又跑到米店门口来了。

那是谁？阿保在车上问，要不是要把他赶走？

不要。织云从五龙身上跨过去，她说，就让他睡这儿吧。没家的人多可怜，我就见不了男人的可怜样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冯老板就起床了，冯老板咳嗽着走出屋子，到墙根那儿倒夜壶。然后他穿过院子和夹弄、店堂，把大门的铺板一块块卸下来，掇在外面。最后他把那杆已经发黑的幌子打出去。多年来冯老板已经形成了习惯，偶尔地他抬眼看看幌子上的那个黑漆写的米字，觉得它越来越黯淡了，周围的绢布上也出现了一些隐约的小孔。这是常年风吹雨打的缘故，冯老板尽量不去联想衰败的征兆，他想或许应该换一面新的幌子了。

冯老板连续三天都发现五龙露宿在米店门口。

五龙坐在被窝里，木然地凝望晨雾中的瓦匠街，听见米店的动静他会猛地回头。他看见朱红色的铺板被一块块的卸掉了，冯老板的蓝布长褂在幽暗的店堂里闪着清冷的光。那股大米的清香从他身后奔涌而出，五龙涣散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在异乡异地唯有

大米的清香让他感到亲近和温暖。

你怎么天天睡在我家门口？冯老板盘问道。

五龙摇摇头，用一种梦幻的目光看着他。

那儿有个布篷，夜里能躲露水。冯老板指着对面杂货店说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那儿睡呢？

我喜欢在这里。这里能闻到米香，五龙爬起来飞快地卷起铺盖，他说，我只是睡这儿，我从来没偷过你们的一粒米。

我没说你偷了。冯老板皱了皱眉头，你从哪里来？

枫杨树，远着呢，离这八百里路，城里人不知道的。

我知道枫杨树，那是个大米仓。年轻时我去运过米。你为什么不在那儿种田了？怎么一窝蜂都跑城里来呢？

发大水了，稻子全淹光了。不出来怎么办？不出来就要饿死了。

出来就有好日子吗？这年头生死由天，谁都做不了自己的主。城里的日子跟乡下也一样的难过。

冯老板叹着气转身过去，他开始清扫店堂，把地上的米粒都扫起来倒进一只箩筐里。冯老板想起家国之事，心里总是很沉重。这时候他听见门外的人说，老板，你要伙计吗？冯老板耳朵有点背，他直起身子，看见五龙的脑袋探了进来，乱蓬蓬的头发上沾满了枯黄的草灰。

你说什么？你要做我的伙计？冯老板惊诧地问。

五龙的手紧张地抠着门框，眼睛看着地上，他的沙哑的带有浓重口音的语调听来很古怪，老板，留我在米店吧，我有力气，我什么都能干，我还上过私塾，认识好多字。

我有两个伙计了。冯老板打量着五龙，他说，店里不缺人手，再说我没有余钱雇人了，做米店生意的都是嫌的温饱，摆不了什么大场面。

飞不要工钱，只要有口饭吃，不行吗？



说的也是。逃荒的想的就是这口饭。冯老板摆下手里的箩走近五龙，眯起眼睛想着什么，神情有些微妙的变化，他拍拍五龙的肩背说，身体是挺壮实，可是我没地方给你睡觉，你睡哪儿呢？

哪儿都行。五龙的脸上闪过惊喜的红光，他指点着地上说，我睡地上，我在哪儿都一样，就是站着睡也行呀。

说的也是。冯老板颌首而笑，他淡淡地说，那你就进来吧。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

五龙的一条腿松软下来，它弯曲着想跪下，另外一条腿却死死地直撑在米店的台阶上。他低下头惶惑地看着自己的双膝，它们是怎么啦？五龙的颞部因为突如其来的冲动而紧张着，从颞部以下，直到心脏都有疼痛的感觉。

你怎么啦？冯老板见五龙僵立着，怎么不进来，是不是变卦了？你求我的事，可不是我开口的。

不。五龙大梦初醒地跨进米店，他说，我进来了，进来了。

绮云边走边梳着长辫子从里面出来，她狐疑地扫了五龙一眼，对冯老板喊，爹，大清早的你怎么让他进来了？不嫌晦气？这个臭要饭的，你看我不把他撵出去才怪。

我留他做伙计了。冯老板说，说定了只供吃饭不付工钱的。

什么伙计？绮云圆睁杏目尖声说，爹，你老糊涂了，我家不缺伙计，雇来个要饭的干什么？把他当猪喂吗？

别大惊小怪的。冯老板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，店里的的事你不懂，我有我的打算，再说他也可怜。

你们都假充善人，天下可怜的人多了，你都去把他们弄回家吧。绮云跺着脚说，气死我了，雇个要饭花子做伙计，让别人笑话。让我怎么告诉别人？

我不是要饭的。五龙在一旁涨红了脸申辩，你怎么非要糟践人呢？我对你说过我不是要饭的，我是离家出门找生计的人，我